

宝卷——戏曲、弹词、鼓词的前驱

俗文化的活化石

中国第一部研究宝卷民俗的专著

展示古今民俗 探寻文化源流

《靖江活宝卷文库》

黄靖 著

宝卷民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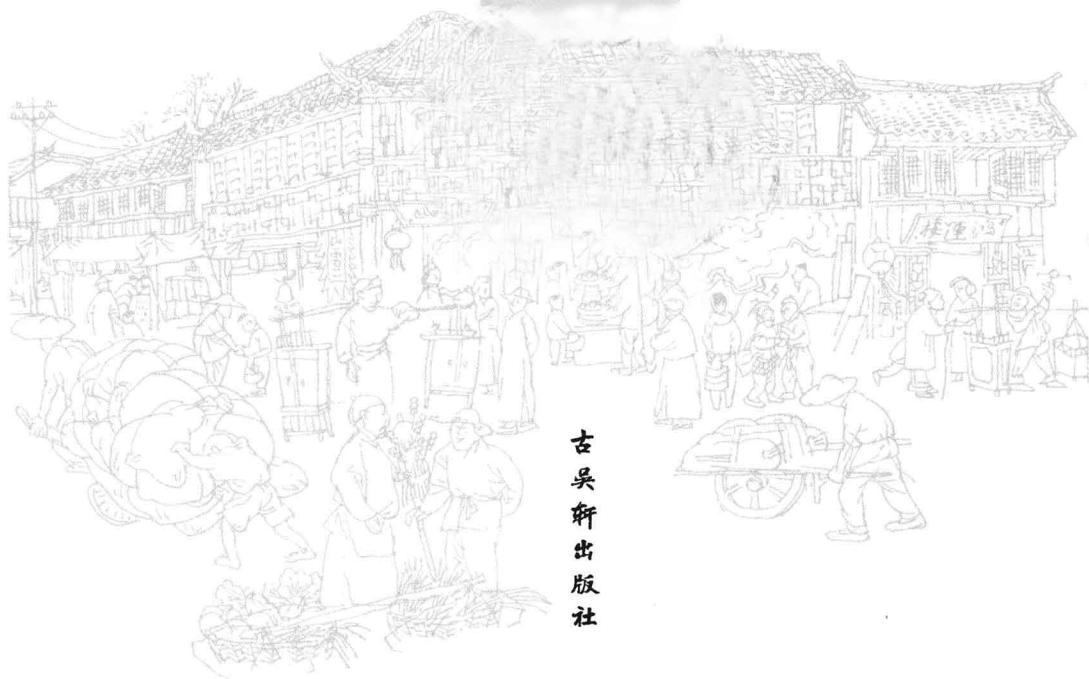


古吴轩出版社

「活宝卷文库」

黄靖 著

宝卷民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宝卷民俗 / 黄靖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546-0139-6

I. ①宝… II. ①黄… III. 宝卷 (文学) — 研究—
靖江市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08896号

特邀编辑: 孔庆茂 崔益稳

封面题签: 陈绕天

插图: 蒋宇

责任编辑: 洪

见习编辑: 俞

装帧设计: 陆月星

责任照排: 徐詠清

责任校对: 张蕾



书 名: 宝卷民俗

著 者: 黄靖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开 本: 787 × 1092 1 / 16

印 张: 28.25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6-0139-6

定 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65640827

活宝卷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丁少华 周小慧

副主任 刘舰平

委 员 黄 靖 商海霞 姚富培 乔 霞

曹 滨 陈红燕 王金甫



作者简介

黄靖，1949年5月出生于江苏靖江。

1968年3月入伍，随铁道兵某部参加成昆、襄渝、青藏等大动脉的建设，1983年1月转业。长期从事军队和地方的宣传文化工作，曾任副营职宣传干事、中共靖江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靖江市文联主席。

坚持业余写作，已出版散文随笔集《山的况味》、《铁色年华》、《遥望昆仑》。花甲之年从零起步，研修宗教、民俗、民间文学、俗文化史，致力于挖掘、弘扬宝卷文化。参与编辑《中国靖江宝卷》、《靖江宝卷研究文献资料》（第一辑）。2009年元月在《靖江日报》开设《讲〈讲经〉》专栏。2011年6月出版第一部品读、研究宝卷的专著《宝卷笔记》。

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泰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靖江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靖江宝卷研究会秘书长。



追寻自信

——自序《宝卷民俗》

世上的事儿，常常令人不可思议。同一写作者，研究、品读同一对象——宝卷，写作状况竟大相径庭。

起初，笔者抱着尝试的心理从事《宝卷笔记》的写作，“从零开始研读以往从未涉足过的学术专著”，“边读边写，情不自禁地便进入角色”。愈写愈顺畅，愈写愈轻松，如鱼得水，似虎入林，一些篇章信手拈来，若有神助，有时还自鸣得意，自我欣赏，从而获得巨大的创作愉悦。因而，未等全书杀青，便雄心勃勃地期待冲击新的写作目标——《宝卷民俗》。

按说，有了《宝卷笔记》的写作，《宝卷民俗》的研究、写作该是水到渠成，驾轻就熟。但事实恰恰相反，显得十分生疏，岂止生疏，简直是煎熬。开篇不足万言的绪论，居然磨蹭了近两个月，字字句句都像挤牙膏似的。面对如此勉强而苦涩的写作，不由得一遍遍向自己发问：

“这是怎么啦？”

“怎么啦？”

是功力问题吗？是，也不全是。笔者自知学识浅陋，故而对读书、写作丝毫不敢懈怠，如此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怎会不进而退呢？

那么，是文体问题？有点儿。相对而言，《宝卷笔记》的写作灵活自如，立意可深可浅、取材可宽可窄、风格可雅可俗。写作《宝卷民俗》得循规蹈矩，不谈科学严谨，至少应全面系统，其难度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无论多难，只要硬着头皮写下去，终究会登堂入室、得心应手。

显然，功力、文体都不应成为写作的障碍。经反省，甚至拷问，发现根本在于不自信。

其实，为宝卷写作以来，不自信的心理就一直如影随身，挥之不去。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拙著《宝卷笔记》的一些篇章，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有的固然为内容所必

需，但也有的纯粹是为了壮胆、装门面，以示作者立论正确，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自卑的表现。

正因为有自卑的潜意识，时不时有片片阴云掠过心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讲经爱好者在宝卷文化领域能有所作为吗？我的那些感悟能得到读者共鸣、专家首肯吗？……文章虽一篇篇出笼，但笔下总觉得底气不足。每有所得，虽也乘兴成文，但欣喜之余，随之而来的便是莫名的困惑，成吗？对吗？非得从专家学者那儿找到印证方能释然。

当然，也并非毫无信心。研究靖江宝卷，我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土生土长，熟悉方言、民俗；能与民间艺人及信众零距离接触、交流；多年关注并参与宝卷的挖掘、整理，等等，从根本上说，我与宝卷有着与生俱来的血缘亲情，所秉承的是靖江宝卷文化的基因和血脉。

正是这天赐情缘，驱使我在毫无理论准备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开始了对宝卷文化的进军，而且有时还有所倚仗似的很自信，写了若干颇有见地的篇章。

原来，在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自卑与自信，仿佛一对冤家，不是你强就是我弱，相生相克，此消彼长。人生在世，自然是愈自信愈好。

自信来自何方？或者说，决定一个人自信还是自卑的因素是什么？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渊博的学识、非凡的能力、强健的体魄，有的甚至连巨额的财富、重大的权力、显赫的地位都包含在内。毋庸置疑，这些都能对一个人的自信产生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表层的、外在的。决定一个人自信的深层、内在的因素应该是健全的人格、强大的内心、高尚的情操。换言之，自信取决于精神意志、理想追求。不然，何以理解有的人肢体残疾，却能在某些领域创造出令许多健全人望尘莫及的奇迹；有的人目不识丁或粗通文墨，却能叱咤风云、纵横天下；有的人才具平平，却能矢志不渝地咬定目标，终成大器……至于在金钱、权力作用下盲目自信，只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或自视很高，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

打住！打住！扯那么远、那么玄干吗，还是回到原点，说说宝卷的研究与写作。

《宝卷笔记》的出版发行，无疑是自信战胜自卑的成果。眼下，《宝卷民俗》的写作举步维艰，应归咎于自卑作祟。什么功力，什么文体，统统是托词，说到底是为“名”所累。

一个籍籍无名之人，何“名”之有？！累我者，非己之名，乃名人名著也！

为写作《宝卷民俗》，我阅读了大量民俗学的名人名著，变以往的“博览”为“专攻”。从专著到文集，从传统到前沿，只要能“淘”到，均如饥似渴地用功苦读。随着阅读的深入，人不是变得聪慧、自信，反而愈益困惑、自卑，那一个又一个学者教授、名家大师不再是诲人不倦的导师，而成了一座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耸立面前，压在心头，想绕绕不开，想放放不下。有时自己也提醒自己，《宝卷民俗》并非常规意义上的



民俗学著作，明智而科学的写作方法应该是既有所遵循，又无所羁绊。可一旦铺纸挥笔，又不自觉地陷入一系列理论、观点的条条框框之中，左右为难，寸步难行，竟有身陷重围而无以自救之感。

必须郑重声明，笔者无意贬低名人、名著，只是资质愚钝，一味恶补而不求甚解，因滞胀而懵懂，导致时常被迫中断写作，重新审视，甚至怀疑写作的目标、方向……

是犹豫徘徊，还是坚定前行？面对这尖锐而现实的问题，必须作出抉择。倘若选择后者，得尽快设法自救。《国际歌》一再告诫人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谁也别指望，唯有自我解脱、自我拯救。

怎么拯救呢？对症下药，最有效的办法是解开郁积于心的“名人”之结。

名人、伟人、圣人，原本都是人。记得有回讨论一位先进人物，笔者主张，先不必将其置于万人仰视的崇高地位，而是还原为人人均能平视的普通人，而后再听其言观其行，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依此类推，名家是人，我也是人，他们的著述是著作，我的著述也是著作，无论是人格上，还是学术上，我们都是平等的。契诃夫曾把大作家比作“大狗”，小作家比作“小狗”，潘浩泉先生多次引用这位世界名人的名言，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真是妙不可言，大狗、小狗，各叫各的，千万别听到大狗叫，小狗便噤声。由此联想到山与河，苏中平原的孤山是山，世界屋脊的喜马拉雅山也是山，二者在各自的地域均代表一定的高度。村前的小河虽无法与长江、黄河相比拟，然而，赐予中华儿女的母爱同样无私、伟大……

笔者如此这般地自我开导，努力实现心理平衡，追寻那渐行渐远的自信……

经验证明，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稍不留神，自卑又会悄然发芽、抽枝、疯长。只有让自信长成参天大树，将发达的根系遍布心田的深处，才能彻底打破平衡，让自信长久地处于强势。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这让我想起一位哲人的教诲。倏然间，脑海里冒出一个近乎“狂妄自大”的念头。不过，并非凭空轻狂，而是有点儿根绊。

就笔者目力所及，迄今还无人从民俗的视域对宝卷作专题研究。《宝卷民俗》的写作堪称创新。既然如此，那些专门的民俗学论著只能参考借鉴，不可照搬照套。何况，不管谁的学术成果，也不管其多么权威，均为一家之言，而绝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大可不必将其作为桎梏束缚自己。我想，这也是所有的著作者所不希望看到的……

想到此，心胸豁然开朗，顿生拨开云雾见青天之感。

这“天”不是别的，乃真实的自信的大写的“我”！

我就是我，一个痴迷于宝卷的“草根学人”。为了宝卷，我是能挑千斤担，不挑九十九。《宝卷笔记》也好，《宝卷民俗》也好，只要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便无愧无悔。天生只能挥锹挖塘，那就无须奢望钻探深井。这或许就是“命”，一位乡土文化人

的文化宿命。凡事不可强求，倾尽全力就行。刚面世的《宝卷笔记》是优是劣、是雅是俗，留待读者评说。即将诞生的《宝卷民俗》是美是丑、是驴是马，或非美非丑、非驴非马，亦无关紧要。常言道：“庄稼别人家的好，孩子自家的好。”在我心目中，凡凝结着自己心血的作品，都是心肝宝贝。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品亦然。每一轮写作均有局限，每一部新著均留有遗憾。惟其如此，方能激励自己不断以新的发现、新的篇章构建新的大厦，冲击新的高度，创造新的辉煌！

宝卷于我，永远是新的。我对它的研究、解读才刚刚起步，没有理由，也不允许有丝毫的懈怠，这既是责任、使命，也是良知、自觉……

因为，挖掘、弘扬宝卷文化，使之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固然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应有的文化自觉，更是一定地域特定族群的共同责任，是时代和民族赋予的使命。

在一个名叫靖江的滨江小邑，父老乡亲在许多时候会叹惜脚下这片土地年轻而缺乏深厚的文化积淀，唯独提到宝卷，脸上洋溢着骄傲和自豪。唐宋以降，历经千年，流转万里，宝卷在别的地方要么湮没，要么变异，独独在靖江古风犹存，卓然而立。面对祖先和子孙，我们怎能不让这文化瑰宝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在中国俗文化史上，宝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贡献，它是“后世诸种戏曲、弹词、鼓词的前驱”（牟中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是中华民族极其珍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对于建设文化强国，提升民族自信有着深远的意义。

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曾经具有强烈的自信心，动辄以“大”自称，“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可悲可叹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无情而野蛮的摧毁之下，这个“大”国风雨飘摇，民不聊生，民族自信一天天动摇，一点点失落，从知识精英到布衣草民，认定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人何止千万。时至今日，这种崇洋媚外的奴性依然残留在不少人的骨髓里……

文化自信是民族自信之魂。独立自主的中國人在由穷变富、由富变强的征途上，一刻也没有停止追寻自信的脚步。本书的写作，其实是民族追寻的洪流中一朵小小的，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飞沫。

个人是渺小的，但再小也是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倘若每个人都以各自的方式苦苦追寻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成真的日子还会远吗？

2011年11月16日于杭州

目 录

追寻自信

——自序《宝卷民俗》……………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物质生产民俗…………… 18

第一节 农业生产民俗…………… 18

第二节 渔业和捕猎民俗…………… 23

第三节 工商民俗…………… 27

第三章 物质生活民俗…………… 41

第一节 服饰民俗…………… 42

第二节 饮食民俗…………… 52

第三节 居住民俗…………… 59

第四节 交通民俗…………… 77

第四章 社会组织民俗…………… 85

第一节 宗族习俗……………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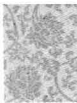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社区习俗…………… 110

第三节 寺庙习俗…………… 145

第五章 江湖民俗…………… 157

第一节 江湖社会…………… 158

第二节	江湖中人	168
第三节	江湖活动	197
第六章	人生仪礼	209
第一节	诞生礼俗	209
第二节	婚姻礼俗	221
第三节	丧葬礼俗	252
第七章	信仰民俗(上)	265
第一节	三界崇拜	267
第八章	信仰民俗(中)	303
第二节	神仙崇拜	303
第九章	信仰民俗(下)	351
第三节	精灵崇拜	351
第四节	灵物崇拜	362
第五节	修行学法	372
第六节	祈福禳灾	387
第十章	民间语言民俗	398
第一节	民间俗语	398
第二节	民间歌谣	406
第三节	民间故事	416
结 语	437
主要参考书目	440
后 记	442



第一章 绪论

宝卷源于唐代佛教俗讲,以“劝善化俗,伦理教化”为宗旨,韵散相间,讲唱结合,深受底层民众的欢迎,曾广泛流传于世俗民间,成为一种古老的、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民俗民间文化样式。

本书试图将宝卷置于民俗学的视野之下进行考察,以当下生动活泼的民俗事象为参照,深入分析、研究宝卷蕴藏的民俗文化资源,探寻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的轨迹。

这是一项全新的课题,与其说具有开创性意义,不如说属于紧迫的抢救。因为,随着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连同宝卷在内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严峻的挑战,濒危状况堪忧,用文字记录其历史和当下的生存状态,其实是一种深情的挽留。

本书虽然涉及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语言民俗等诸方面,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民俗学著作。因为,宝卷所提供的民俗素材较为零碎,写作者只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所描述的民俗事象不可能全面系统,某些方面甚至仅勾画一个轮廓,有些还不得不遗憾地留白。尽管如此,民俗发展的历史脉络依然清晰可见。

宝卷民俗是特殊的,同时又是普遍的。

一、宝卷的历史源流

追溯宝卷的历史源流,得从佛教的传入说起。

两汉之际,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本土的儒家和道教文化自然有很大差异,其中“最主要的差别是对于家、国持相反的态度。佛教主张弃家离国,破除人伦关系的樊篱,以求得超脱人间的苦难;儒家要齐家治国,以忠孝为基本道德,君臣大义、父子之情决不可废;道教虽然讲个人超度成仙,但将忠孝

作为修道的戒条，对纲常名教持肯定态度”（牟钟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经数百年的融合、碰撞，三教合流、儒释道并存渐成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经过对儒道文化的妥协、吸纳以及自身教义、哲理的创造、发展，佛教到唐达到极盛，形成了若干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完成了由外来宗教为中国宗教的转变。

随着佛教组织、思想的蓬勃发展，本着立足社会、发展自身的需要，佛教必然要在民间开展传教活动。“向民间传播佛教知识的僧侣称为经师，他们主要通过转读、梵呗和唱导三种形式向民众讲述佛经的内容和思想。转读即诵读佛经，梵呗是将经文配上音节歌赞，唱导则是说唱结合，‘宣唱法理，开导众心’。转读和梵呗以原文为主，比较深奥，唱导则通俗易懂，开佛教俗歌风气之先。唱导迅速深入到平民百姓之中，并由此派生出变文之作。”（同上）

最初的变文主要是演唱佛经故事，它不仅深受民众的欢迎，而且成为中国文学从士大夫文学向民间文学转化的契机。“唐以前中国文学的体裁是单纯的，骈文是骈文，散文是散文，而变文则不同，它吸收了印度散韵重叠的表现方式，唱白并用，唱的部分用韵文，讲的部分用散文，诗文合体，雅俗共赏，引起了许多文士的模仿……从此开创了我国口语文学和后世白话文的先河。”（同上）

唐时的俗讲主要集中在佛教寺庙，由僧人向善男信女讲唱。宋时，“变文”一度遭禁，庙堂无法讲唱故事，于是，活跃于勾栏瓦肆的民间艺人们纷纷仿效和尚的讲唱。随着禁令的松弛，和尚们重操旧业，从而形成民间与佛家共同促进，以佛教故事为主的讲唱一步步走向世俗民间，并最终催生了“宝卷”。

诚如郑振铎先生所言，“‘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宝卷’的结构，和‘变文’无殊；且所讲唱的，也以因果报应及佛道故事为主”。（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学史》）

长期从事宝卷研究的车锡伦先生认为，迄今为止，宝卷的传承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

最早的宝卷类型为佛教宝卷。

早期的佛教宝卷，“大致仍沿袭唐俗讲的传统，一类演绎佛经”，“一类是讲唱因缘故事”。（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概论》）

以明代武宗正德四年（1509）罗教教主罗清刊行“五部六册”为分界线，作为宝卷发展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早期佛教宝卷主要产生于明代武宗正德四年之前。

明武宗正德四年后，宝卷开始进入它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民间教派宝卷时期。

白莲教、罗教等“各民间宗教教派纷纷模仿，以各自的宝卷为布道书”，将宝卷作为宣传工具，在民间普及教义，吸引信众。主要“宣讲其教修持方法和宗教活动仪轨”，同时有“少量是写民间信仰的神道传说或民间传说故事”（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编《中国俗文学概论》）。其中，明成化至正德年间创立的民间教派——



罗教最富代表性。罗教创教祖师罗梦鸿精心构思的罗教经典，世称五部六册宝卷，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二册）、《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它以佛教经文面貌出现，通篇充满佛教话头，实则融会佛、道、儒三教，阐明了一种新的宗教教义。”（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这些罗教经典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清康熙年间，宝卷进入世俗宝卷发展期。

宝卷世俗化历程，一方面改变其原来的宗教性内容，而以世俗故事入文，突出其文学性、娱乐性；另一方面，则走出了民间教派的狭小的流传圈子，开始与普通民众广泛接触，获得了更为宽广的生存空间。大量改编话本小说、弹词、鼓词成为这一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宝卷的形式从文体到宣卷也不断变化，如由以唱为主变为或唱白并重，或以白为主；有纯粹的讲唱，也有伴奏、伴唱；宣卷地点由庙堂移至民间，等等。从而使宝卷从内容到宣卷的形式与世俗生活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成为中国民俗发展史上一种特有的现象。

二、活着的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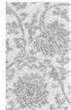
明清年间，宝卷盛极一时，曾广泛流传于全国各地，甘肃、山西、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尤为风行。据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所载，“综合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宝卷”，“约计1500余种”。

晚清以降，随着社会的变迁，宝卷日趋式微，在许多地方悄然而退，淡出视野，尘封于岁月的深处。活着的宝卷，即一直在民间宣演、活态传承的宝卷不足百种。而今，人们只能在山西介休、河西走廊以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得见其踪影。

介休位于山西省中南部，南依绵岳，北临汾河。面积744平方公里，人口近40万。因史出春秋时期割股奉君的介子推、东汉时期博通典籍的郭林宗和北宋时期出将入相五十载的文彦博三位贤士名达，素有“三贤故里”之称。两千多年来，介休以儒家的忠孝文化为核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融入了外来的佛教文化，以及本地相沿已久的商业文化，从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介休本地特色的文化形式。

说唱宝卷是介休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流，历经千年，至今仍有人表演、宣唱。尽管不像以往那样兴盛和广泛，但始终没有淡出人们的视野。（李豫、刘娟、尚丽新、李雪梅、刘佳著《山西介休宝卷说唱文学调查报告》）

无独有偶，河西走廊也像介休那样，人们将宝卷视为民间口头说唱艺术。宝卷在那里的传播“主要是文字和口头两种形式，文字传播不同于民间纯属口耳相传的小曲小调、民歌民谣和传说，它是一本本用文字记载的完整故事。口头传播俗称‘念卷’，也就是说唱宝卷内容，而念卷作为一种民间文化习俗和民间说唱文化艺术，恰恰是宝卷流传最基本的方式。由于受佛教功德说的影响，人们就把抄、颂、



藏宝卷作为一种积德行善之举，竞相传抄，也正是在这样的借抄、传颂中，才使宝卷得以保存并流传下来。”（张旭主编《山丹宝卷》）现存的河西宝卷大体可分为五类：（1）佛道故事。（2）民间神话故事。（3）寓言故事。（4）人物传奇故事。（5）社会生活故事。（徐永成、崔德斌编《金张掖民间宝卷》）

与山西介休、甘肃河西走廊遥相呼应，在东海之滨有一巨大的活宝卷文化板块，以长江为界，自然形成既联系又区别的两大宝卷群落，姑且称之为“江南群落”和“江北群落”。

江南群落以苏州为中心，辐射至上海、浙江，分别是：江苏昆山锦溪宝卷、上海金泽宝卷、浙江嘉兴陶庄宝卷、江苏苏州甬直宝卷、上海闵行苏家桥宝卷、浙江绍兴安昌宝卷、江苏苏州胜浦宝卷、江苏吴江同里宝卷、江苏张家港河阳宝卷、江苏无锡宝卷、江苏常州宝卷。所有这些“江南宝卷”，大多在民国初年受评弹的影响改为丝竹伴奏，表现出与苏州评弹趋同的趋势，或者说在表演形式上类似苏州评弹，形成两大类型：用木鱼、手铃伴奏的“木鱼宣卷”和用胡琴、弦子、箫、笛等伴奏的“丝弦宣卷”，后者由前者改革而来。仅吴江境内就有木鱼宣卷和丝弦宣卷的班社约20个，最大的班社有19人。在江南，仅无锡宝卷、常州宝卷依旧古风犹存。

江苏靖江宝卷为江北群落。

有论者认为，靖江宝卷与张家港河阳宝卷同出一源，有的干脆断定靖江宝卷由苏南传入，不妨称之为“南传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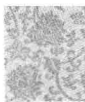
也有论者认为，宋时追随岳飞而来，在靖江落脚生根、繁衍生息的江淮难民中可能有民间艺人，带来了北宋汴梁瓦舍中的种种讲唱技艺，其中或许就有宝卷的宣演。此为“北传说”。

因无据可考，南传说、北传说均为假设。

何时何地由何人将宝卷传入靖江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宝卷如同一粒种子，风吹来，鸟衔来，一经落地靖江，便生根发芽，深深地扎根于这块丰腴富饶的土地。

靖江地处苏中，南面与张家港、江阴、武进隔江相望。北面与如皋、泰兴相邻。市域面积560平方公里，人口66万。两大区域：老岸、沙上。五大族群：老岸人、东沙人、西沙人、季市人、西来人。五种方言：老岸话、沙上话、季市话（泰兴话）、西来话（如皋话）、夹沙话（老岸话与沙上话合流）。老岸话是主流方言。宝卷用纯正的老岸话演唱，流行于老岸地区，约400平方公里，40万人口。

历史上的靖江，曾是地地道道的江中岛屿。三国吴赤乌二年（239），曾是吴大帝孙权的牧场。来自江南的牧马人（也许是士兵）是这块土地的第一批居民，也是靖江最早的先民，是他们在苇棘遍地、水草丰茂的处女地上，点燃了吴文化的第一堆薪火。后来，不管是宋时追随岳飞而来的江淮难民，还是明清时期由崇明、扬中



等地迁徙而来的移民，都入乡随俗纷纷向这堆薪火靠拢，以至这块土地虽方言杂陈，文化多元，但吴文化始终占主导地位。

宝卷传入靖江至少已有三百多年历史，旧时民间虽也有少量抄本流传，但一直以口耳相传为主，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三茅宝卷》、《大圣宝卷》单行本以及《靖江宝卷（圣卷选本）》、《靖江宝卷（草卷选本）》。2007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靖江宝卷》，收录各类宝卷54种，计270万字。

靖江宝卷不仅自成体系，而且极具特色。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陶思炎教授认为，靖江宝卷已成为当地的特色文化，具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规模宏大，种类齐全。包括“圣卷”、“草卷”和“科仪卷”等基本类型。二是活态传承，风格独特。至今仍在用当地的“老岸话”传讲。三是内涵丰富，多彩多趣。在包含部分宗教与信仰内容的同时，大量展现地方的民俗民情和社会生活。四是韵散结合，文体集成。将散文体叙事与韵文体的诗歌交织在一起，包容了民间文学的多种文体。（尤红主编《中国靖江宝卷》）

靖江宝卷分圣卷、草卷、科仪卷三大类型。

圣卷 主要讲的是神佛的凡间身世及其得道成仙、登山显圣的故事，具有浓郁的宗教信仰色彩，处处贯穿因果轮回、善恶果报的观念。靖江地区较为流行的圣卷为《三茅宝卷》、《大圣宝卷》、《梓潼宝卷》、《香山观世音宝卷》。

草卷 又称“小卷”，是晚清以来逐步发展起来的宝卷，主要是演绎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大量的由话本小说、弹词、鼓词改编而成，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能在更大程度上满足听众的娱乐需求，代表作品有《十把穿金扇》、《八美图》、《九美图》、《罗通扫北》、《独角麒麟豹》等。

科仪卷 主要用于做会的仪式，如“请佛”、“送佛”、“上茶”、“解结”等。主要作品有《请佛偈》、《送佛偈》、《上茶偈》等。

靖江宝卷不敢说继承了唐代变文的全部遗产，但其内容、形制也还依然保留了许多“变文”的神韵。比如，现存变文主要是三类：一是演唱佛经故事的，二是演唱历史故事的，三是演唱民间传说的。靖江宝卷圣卷、草卷的内容，大体也是这三大类。再比如，唐时“俗讲”正式讲经之前唱诵叙述经文大意的七言诗篇，而靖江宝卷开卷时，也常有大段七言说教式“偈文”。就形制而言，靖江宝卷至今仍保留着韵散相间、一人讲唱众人唱的古风。

数百年来，靖江宝卷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忠实地坚守、弘扬唐宋之遗风。同时，在传承流转过程中，大量原生态地植入老岸地区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风土人情，无论圣卷、草卷、科仪卷，无不蕴含浓郁的民俗气韵，成为研究靖江民俗的宝贵资源。



三、宝卷与民俗

“民俗是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既包括农村民俗，也包括城镇和都市民俗；既包括古代民俗传统，也包括新产生的民俗现象；既包括以口语传承的民间文学，也包括以物质形式、行为和心理等方式传承的物质、精神及社会组织等民俗。民俗虽然是一种历史文化传统，但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

按照上述观点，宝卷可视为古代中国民俗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千年传承，至今仍活泼地存活于一定区域的社会生活之中。

首先，宝卷的质的规定性决定了它具备民俗的特质

宝卷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不同的学者会从各自的学术视角作出不同的阐释。就本源而言，它应归于宗教（佛教），要害在一“俗”字，其意有二：一是面向世俗众生，通俗易懂地普及佛教经典，以吸引更多的人皈依佛法僧；二是随着宣演宝卷由庙堂走向世俗民间，“劝善化俗”的宗旨不但愈益明确，而且影响深远，绵延至今。化俗者，劝人为善，改变、醇化民风民俗之谓也。因而，至明清时期，宝卷的宗教意味日益淡化，而民俗信仰的特质日益显露，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宝卷的民俗性。

同时，在中国俗文学史上，宝卷不仅“成为后世诸种戏曲、弹词、鼓词的前驱”（牟中鉴、张践著《中国宗教通史》），而且始终保持典型的民间文学的风范，无论是描写神灵的凡间身世和登山显圣的圣卷，还是那些演释人间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的草卷，就连那些纯粹为满足仪轨需要的科仪卷，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民间口头说唱文学的气息。这种以口耳传承为主的民间俗文化样式，理所当然地归于民俗的范畴。

其次，宝卷文本是一座民俗文化富矿

如上所述，随着宝卷的世俗化，宗教信仰的意味日趋淡化，民间信仰的成分日益浓厚。卷帙浩繁的宝卷构建了天堂、人间、地狱的庞大体系，玉皇大帝乃三界的最高主宰。人间的芸芸众生，为善者要么赴西方极乐世界，要么升天为仙为神；为恶者要么在地狱受罚，要么投胎为畜生。举头三尺有神明，忠奸善恶，均有报应。靖江宝卷更绝，别具一格地在《三茅宝卷》、《大圣宝卷》、《玉皇宝卷》等圣卷里，另辟蹊径地为十几位神灵编造了有别于佛、道经典的故事，以此寄托靖江人心意民俗的精神需求。

如果说，信仰和心意民俗是宝卷文本之魂，那么，大量原生态的物质、社会、语言等民俗便成了宝卷文本的血肉。当你仔细阅读、用心体悟宝卷，生动有趣的民俗事象俯首可拾，有些几乎成了现实生活的范式。比如，《大圣宝卷》中张长生诞生的